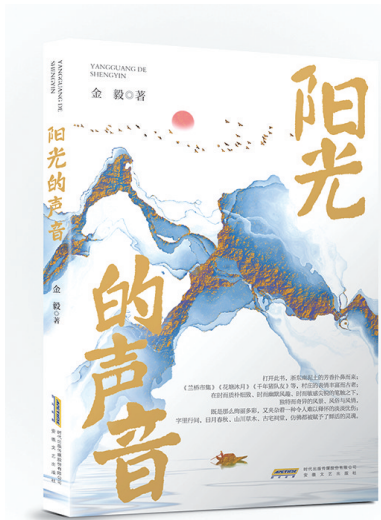


家乡是一生的教科书

简平



《阳光的声音》 金毅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25年2月出版

金毅很早就离开家乡，开始了漫长的军旅生涯，他曾经作为指挥员，率领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远赴非洲执行任务，并在大城市扎下了根，无垠的大海和城市的天际线不知不觉中让家乡渐渐淡出。

但是，有一天，金毅忽然发现，事实上，家乡始终于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不管他走到哪里，终究可以说出自己最初的来路，潜意识里有一个可靠的根基所在。于是，他拿起笔来，一点一点地走进记忆深处，浙东南泥土的味道随之扑鼻而来，远去的村庄就在眼前，日月春秋、山川草木、古宅祠堂，就此一幕幕地打开。这就有了散文集《阳光的声音》。

金毅的文字很活跃，很灵动，有画面的质感。他写《乡事鸡毛》，用的是白描手法，恬淡如水的生活却也常有涟漪乃至波澜。他把分家、拌嘴、捉纸阉、认干亲、“敲竹杠”等日常生活中鸡毛蒜皮的事写得活灵活现，因细节充沛而跃然纸上；而因某些陋习所导致的种种不堪，在喜剧式的讲述中具有惊心动魄之感。他写《馒头“外交”》，将村里过春节时“吃馒头”的习俗娓娓道来，整个做馒头、送馒头、吃馒头的过程被惟妙惟肖地记录下来，真就是一幅幅连贯的传统年画。其中写到春节里走亲戚时，主人家会用桂圆茶招待客人，但客人不能将茶里的桂圆一扫而空，而要剩下一些，让主人得以重新晒干，请后来的客人接着享用。其实，这个礼数最早是被贫穷逼出来的，自然现在就不这样了，要是客人不将桂圆吃完，主人还以为是看不起人呢，读来心生感慨。

通过《兰桥市集》《荷塘沐月》《麦油脂》《千年猪队友》《民谣如歌》等篇什，金毅重返童年、重回家乡，他笔下村庄的表情丰富而古老，时而质朴细致，时而风趣幽默，时而敏感锐利，那些独特而奇异的风景、风俗与风情，既绚丽多彩，又夹杂着一一种难以言说的惆怅。《田之殇》写水稻田里的青蛙。荷塘村因属山地，本非膏腴之地，勤劳的村民为能种上水稻，见山上有沟涧，就在地边筑起一道泥坝，挖条沟渠引水过来；见有地方冷不丁地冒出泉水（俗称冷水窟），便挖一水坑将水留住，这样的地就成了水田，就可种上水稻了。只是由于缺少日照，光合作用不够，水又彻骨寒冷，所以这种水田里只能种单季稻，也叫“晚米”，不过因生长周期长，倒是粒大性糯，煮饭喷香，村民们不舍得煮成米饭，用来做年糕。稻田里有一种主旋律的声音，那就是蛙声。青蛙与水稻，一动物一植物，却是跨界莫逆之交的典范，相伴相生，相辅相依。但是，现在村里却没有人再肯种水稻了，水塘已经干涸，当然，青蛙也匿迹了，没有蛙声的夏夜毕竟是寂寥的。

金毅不仅写了乡村的风土人情，更写出了乡村的精神品格。《我是大石人》中，写家乡一条河里有块大石，不管河水上涨泛滥，总会倔强地露出头来，就是淹没不了，河水只得绕着走。这完全是块原生石，由自然造化而成，任凭疾风狂雨，水浸浪打，都我自岿然不动。有石天赐，名复何求？于是，方圆百里的地域统称为“大石”。所谓天生石，石生名，名符人，当地的人们也就响当地直呼自己是“大石人”。何况大石还有自己的美食，大石垂面、大石馒头、大石豆腐，大石葡萄，不胜枚举，实乃物华天宝。只是因行政区划调整，“大石”更名为“河头”，这就少了气势和魂魄——大石非但体现这个山区的地理面貌，而且还概括了山里人的性格，“大石的莽莽群山，都是以石头当脊梁的”，因此，村里人照样还是响亮地叫出“我是大石人”。

新时代古城的浮世绘

——黄丹丹小说集《天鹅之舞》序

李云雷

黄丹丹是近年涌现出来的优秀青年作家之一，她的小说如同一个个独特的精神世界，无论是短篇小说还是中篇小说，都以其细腻的笔触、深刻的主题和独特的叙事风格吸引着读者。

中国的县城是政治文化的关键环节，古代有皇权不下县之说，即外来的权力只统治到县一级，县以下基本是乡绅与宗族共治，这让各地保留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传统。在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中，新的组织动员能力直接抵达每个村庄，但县城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仍然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功能。在文学上也是如此，通过一个县城的面貌我们可以具体而微地感知到丰富的中国经验及其在时代中的变化。

黄丹丹的《天鹅之舞》也是这样，她以专注热情的眼光关注着县城的每一个细微变化，并将之转化成了一篇篇小说。需要提及的是，黄丹丹所在的县城——安徽寿县——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是国内少有的保存完整的古代城池。出生、成长于这座古城的黄丹丹，深受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影响，她笔下的县城自然与其他作家不同。

其一，黄丹丹小说中有着丰富的文化元素。其小说的题目《莧萝行》《南有嘉鱼》《归去来兮》《夜静春山空》《云深不知处》《北方有佳人》都取材于古典诗词，含蓄蕴藉而又意味，以古诗为题书写当代人的生活，在古今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照，也让当代人的生活有了文化与传统的底蕴。《南有嘉鱼》的标题来自《诗经》“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小说聚焦小城中郑家瑜和郑家两个孪生姐妹的关系，描述了她们从别扭、紧张、猜忌到最终误解消除，重归于姊妹深情的过程，博物馆、非遗、古典诗词等文化要素点缀其中，呈现了一幅古城寿州的当代家庭生活图景。《北方有佳人》的标题则来自西汉李延年：“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小说以传统的佳人形象的意象，切入对家族历史真相的追寻，作者将人物的爱情婚姻置入社会与时代之中，爱与牺牲成为小说贯穿的主题，也让我们看到了多年前战友之间的情谊。《故事里的人》同样追溯家族历史的隐秘角落，曾经分属敌对阵营的两家，在儿女亲事之间反复撕扯，贯穿了不同的时代，也让我们看到了信仰与真情的力量。在《花窗》中，“花窗”既是寿县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意象。花窗作为传统建筑中的元素，既分割空间又联通内外，在小说中承载着主人公对过去与现在、现实与虚幻的复杂情感，透过花窗，读者得以窥见历史的意外巧合、人物隐秘的情感和生活的斑驳痕迹。在《寻找柘园》中，到正阳关寻找柘园的过程既是对空间的探索，也是对内心世界的追寻，小说写到了双重性的父子关系，还涉及寿州锣鼓传承人之间的历史恩怨与内部竞争，小说在结尾处写道：“消失的迎水寺、观澜亭，记忆中与现实里的柘园，它们在虚拟的锣鼓声中沉潜，渐渐隐没在苍茫的暮色里。所有的这些，让我寻到一把打开记忆之门的密钥，此后，往事栩栩在目，我踏着父辈、祖辈的履痕走近了不曾相认的祖先。”这既是感慨，也充满了对文化传统的自觉。

其二，黄丹丹小说善于写家庭关系与



《天鹅之舞》 黄丹丹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25年4月出版

情感关系。《天鹅之舞》关注夫妻关系与同学关系，在对往事的追忆与拼凑中，曾经发生的故事终于清晰，但他们已人到中年，对逝去的爱人仍然无法释怀，但也只能以“天鹅之舞”回到曾经的青春。《云深不知处》关注单亲母亲梁茗茗与女儿的关系，小说以她对女儿轻易投奔异国父亲的不甘入手，细腻真切地呈现了一个母亲内心深处复杂彻骨的情感，女儿在视频通话中的表白，终于让她接受了女儿的远离，也将勇敢面对自己的孤独。《飞翔的列车》描述梦秋在列车上与自己曾经深爱过的男子偶遇的故事，在行进的列车上他们都在回忆，但从曾经的亲密无间到现在的彼此客气，中间已经隔了21年的时光，小说写出了人生与爱情的无奈。《消失的朱迪》描述曾经共同成长但消失在异国他乡的朱迪，那曾经的深情化作了时间流逝中的忧伤。

其三，黄丹丹小说擅长捕捉新时代的新经验。《莧萝行》以“朱萸几乎如逃难般回到了古城寿州”开头，描述了朱萸在成长过程中与姐姐、妈妈、故乡以及“他”的关系，在平淡的叙述与留白中给读者提供了无限想象的空间。《归去来兮》描写留学澳洲的沈竹心与父亲、同学、故乡以及老字号的关系，小说的开头是，“耗资1000澳币，耗时二十多个小时，沈竹心从悉尼回到了家乡”。《夜静春山空》的开头是：“午后，母亲站在北窗下，缓缓地转过身，对坐在餐桌旁处理邮件的余凡说：‘凡凡，我想回趟寿州。’”小说在他们回寿县的过程中以冷静舒缓的笔调展开了对小说主人公余凡身世的揭秘，原来他不是父母的亲生孩子——“余奕宁和他老婆当时就央求俺爸妈给他们一个养，你出生三天就被他们抱走了，这事，对外一直瞒着。”小说将戏剧化的故事安排在“夜静春山空”的场景之中，颇具反差感。从这几篇小说的开头，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离去之后又归来的寿州人，这不仅拓展了作者的创作题材，也展现了古城寿州在新时代展现的魅力。

黄丹丹的小说在叙事上，善于运用细腻的描写和独特的视角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生活场景。她的作品主题丰富多样，涉及到人性、情感、理想、现实等多个层面，从不同角度呈现了新时代古城寿州的生活场景，仿佛一幅幅生动形象的浮世绘，让读者在阅读中既能感受到故事的魅力，又能引发对生活的深刻思考。